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二十三回 義勇隊壯志成虛 革命軍偽書出世

慶如聞得季留有此禍事，便也出力與他打點，幸得平安無事，也很代為僥倖。這日正在教林學琴，揀那巴黎情愛的歌詞翻成中文，用曼聲歌唱，以為笑樂，只聽門鈴響處，侍者引進一人，認得是日本回來的紀鐵山。卻是從前在東京時相過從的，便欣然迎接出來。問他幾時回國？鐵山敘述一番，便道：「我在東京，聞得慶翁在上海，溺於豔情，一味的到青樓索笑。但據我看來，自古英雄，雖大半留心美色，然而因美色而失敗的也居其多數，可見並不是好色不礙為英雄，正是因好色把英雄的事業阻礙了。此刻我們這一班人，有的弄得經濟上十分困難，有的耗費了有用的光陰，那一個不中了此毒？慶翁你要改革才是！」慶如聽了，覺得很不入耳，要想把林林的奇遇表揚一番，又想鐵山是個方正的人，於溫柔道竟是門外漢，同他說了，不但不能領悟，還要受他埋怨，所以只把話來掩飾，問他回國何事？鐵山歎道：「中國國勢，已是危到極點了。北邊有了那強大的俄國，守了先皇彼得的主義，一心只想蠶食我的土地。東三省已在他的掌握了。卻虧得東鄰有個新起的日本，曉得唇亡齒寒，他也不能保全，就想用全國之力，同俄人競爭，替中國奪回東三省來，此刻差不多要決裂了。慶翁你想想，東三省是中國的地方，被俄人生生的奪去，日本是個鄰國，卻憤憤不平的要與我出氣，難道中國好坐視不聞麼？如果真是裝聾作啞，只當不知，一任他們相殺，只怕將來就是日本勝了，那東三省也做了他們的戰勝俘獲品，決不肯讓我分他一杯羹了。兄弟為保全中國疆土起見，想著西國本有義勇隊的編制，遇到國家有戰事時候，由民間組織一個軍隊，自己籌餉備械，前往助戰，這才是軍國民哩。此刻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陸軍的已經不少，如果聯合起來，可以自成一軍。只要內地紳商官吏助些器械糧餉，就可以用著國民兵的名義，到東三省去幫助日本，共戰強俄。將來戰勝之後，也算中國有此一場勞績。不然東三省的主權不保，即使不勝，也使外人曉得中國大有人在，不是畏葸無能，怯於公戰的。我前日在東京把這個主義宣佈了，大受陸軍學生的贊成，已經聯合了四五百人，舉了許多將校，日日在那裡操演，準備赴敵。因此我回國來，要想運動國內的官民，作個後援。慶翁，這上海一路，我就托了你了，務必把吟風弄月的勾當暫時收拾起來，預備著龍爭虎鬥罷！」慶如改容道：「鐵翁，你的志真算得壯的了。人心不死，大廈可支，我為中國前途賀。但是你要運動內地的官吏，只怕有些做不到罷。那內地的官吏，膽小如鼠，不敢做一點事。看此刻政府的舉動，倘使俄日戰事出來，是決計中立的。你想政府定了主見，還有誰人敢於違背？你去說他，他那裡肯聽你呢？至於中國的紳商，是隨著官場走的，只要官場一提倡，他們就高興，官場一查辦，他們就嚇死了，那裡有什麼真見識？這募捐一層，也就不容易哩。」鐵山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，但想現在的直隸總督阮公，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，如果能說動了他，那就可使政府改變方針，民間易於號召。所以兄弟想到天津去一次，只等我有信來就知大事已成，即煩慶翁與我在上海提倡起來。」慶如領諾。鐵山又囑咐幾句，匆匆的搭船北上。這裡林林從屏後笑盈盈的轉出來道：「這紀君久聞其名，今日在屏角窺見英風俠骨，真是一個豪傑。只可惜不解風情，未免有些粗魯。」慶如笑道：「據你這樣說，一個人必須在堂子裡嫖過，方算得英雄麼？殊不知他同他的夫人閨房靜好，不肯旁馳外騖，那才是鍾情之至哩。只是他此刻到天津去，這目的一定不能達的，倒可惜一番壯志，終要變成空虛的了。」林林道：「都像你這般厭世，那天下事尚可問麼？此刻他已去了，過後再講。我們昨天約的夜馬車怎樣呢？」慶如道：「小牧要來，他是帶著林翠寶的，等他來了再說。」

此刻先把冰水浸的鮮藕鮮荔拿些來吃罷。」正說時，門外鈴鈴的車聲，到門而止。少頃，杜小牧手挽著林翠寶，徐步進來。慶如接著笑道：「你們兩人好似出水芙蓉，臨風搖揚，真足令蓬輩生輝。」小牧一進來，見有瓜果，搶來就吃，林林笑道：「不到七月半，怎麼餓鬼就出來了？」翠寶上前拉住林林不依，林林笑著，自去向冰碗裡取出鮮藕，映著玉手，分外覺得雪白。小牧吃了一陣，便道：「天已傍晚，我們就到張園去罷。那邊有番菜，可作晚膳的。」慶如點頭，與林林重新裝束一番，也喚了一部馬車，一同出來。到得園時，已經大街火上，陰陰綠樹中間，微露電燈閃爍。四人用了晚膳，便互攜了手，向草地上走來。

覺得空氣清新，夜涼如水，一洗紅塵萬丈。原來上海地方，人煙稠密，一到夏令，炎威酷烈異常，真是如居爐炭，寢不安席，因此有坐夜馬車的風俗，取其納涼消暑，卻是青樓中此風最盛。

因青樓一椽斗大，萬難靜對名花，借此園遊，倒可與素心人共消良夜。好在張園裡面，地方清曠，水木蕭疏，天然一個納涼亭墅，所以連鑿接軒，覓姊呼姨，載笑載言，通宵達旦，盡有借此為秘密會者。這日天氣甚熱，早已聚了許多妖姬狎客，東一簇西一堆，在那黑暗中鬼鬼祟祟，不知做些什麼事。慶如等揀了一塊山石旁邊，鋪下西式圈椅，隨便偃坐。早有伺應的人，送上茶點。此時皓月東升，明星燦爛，大家在樹影中穿綽，微微辯些衣香鬢影，遙望安壇地上，人聲嘈雜，電光照耀，真覺炎涼頓別。慶如慨歎一回，回頭卻見林林坐在那裡，手按著茗碗，似啜非啜的，眼看著牛女雙星，默默如有所感。翠寶手執紈扇，一上一下拍那來往的流螢。小牧張著兩張手，正在替他驅逐過來。慶如微笑，便背了手，徑向草地邊走來。只見樹亭裡有幾人坐談，只聽得一人忽地失聲道：「你可曉得老六又要升了？昨天買辦對我說的，洋東很歡喜他，不出本月，總要升他一個大寫了。」人道：「老六真能乾呢，不上兩年，從一個光棍，掙上幾萬家私，好不容易！我們應當學他才是。」又聽一人不服道：「老六的英國話還沒有我好，只靠著會奉承奉承，得買辦喜歡，只說他好，其實他前天一項軍裝，買辦上落了不少，如何對得起買辦呢？」先說的那人道：「這就是你的不是，人家正在轟轟烈烈頭上，你卻在背後說壞話，他如聽見了，那肯再提拔你呢。所以在這場面上，第一要通世故，萬不可得罪人，再加上一個好把結，沒有不得意的，外國話還在其次哩。」這人極其佩服道：「原來要發財，還有這許多講究，我真不知，以後倒要時常請教呢。」那人高興，正要開口，只見亭外又走過兩人。前面一人哈哈一笑，只說了一聲洋奴，便直走入一簇林子裡去了。

慶如在星光底下，看見這兩人裝束異樣，前面一人像是西裝，後面一人穿著一雙皮靴，禿著頭，頭髮是剪去的，身上卻穿一件紗衫。便想偵探他們的舉動，放輕腳步，一路跟來。見他們鑽到一棵大樹底下，靠著樹根坐定。慶如便轉到樹背後，屏聲息氣的聽說話。只聽得一人問道：「你的事究竟幾時實行呢？」那人搖頭道：「難，難！我在首領面前擔任了這事，如今想來好不後悔。我不犯著拿我尊貴的頭顱，去換那民賊的性命。那如何值得呢？只是我已答應了，又是用了他們會裡幾千塊錢，如果不作此事，我就回去，不得叫我拿什麼錢還他呢？」